

藏書

第五冊

(明)李贊著

藏書

卷第
十三至卷十五
名臣傳
冊

中華書局

藏書卷十三名臣傳

一 經世名臣

魏相

魏相。字弱翁。濟陰定陶人也。舉賢良。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。頃之。御史大夫桑弘羊客。詐稱御史止傳。丞不以時謁。客怒。縛丞。相疑其有奸。收捕客。按致其罪。論棄市。後遷河南太守。禁止奸邪。豪強畏服。會丞相車千秋死。先是。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。自見失父而相治甚嚴。恐久獲罪。乃自免去。相獨恨曰。大將軍聞此令去官。必以

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。使當世貴人非我。殆矣。武庫令西至長安。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。幼主新立。以爲函谷京師之固。武庫精兵所聚。故以丞相弟爲關東尉。子爲武庫令。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。苟見丞相不在。而斥逐其子。何淺薄也。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。事下有司。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。遮大將軍自言。願復留作一年。以贖太守罪。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。欲入上書。關吏以聞。大將軍用武庫令事。遂下相廷尉獄。久繫踰冬。會赦出。復有詔守茂陵令。遷揚州刺史。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。相與丙吉相善。時吉爲光祿

大夫。予相書曰。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。方且大用矣。願少慎事自重。藏器於身。相心善其言。爲霽威嚴。居部二歲。徵爲諫議大夫。復爲河南太守。數年宣帝即位。徵相入爲大司農。遷御史大夫。四歲大將軍霍光薨。上思其功德。以其子禹爲右將軍。兄子樂平侯山。復領尙書事。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。言春秋譏世卿。惡宋三世爲大夫。及魯季孫之專權。皆危亂國家。今光死。子復爲大將軍。兄子秉樞機。昆弟諸婿據權勢。任兵官。光夫人顯及諸女。皆通籍長信宮。或夜詔門出入。驕奢放縱。恐寢不制。宜有以損奪其權。破散陰謀。以固萬世之基。全功。

臣之世。又故事諸上書者。皆爲二封。署其一曰副。領尙書者先發副封。所言不善。屏去不奏。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。宣帝善之。詔相給事中。皆從其議。霍氏殺許后之謀。始得上聞。乃罷其三侯令就第。親屬皆出補吏。於是韋賢以老病免。相遂代爲丞相。封高平侯。食邑八百戶。及霍氏怨相。又憚之。謀矯太后詔。先召斬丞相。然後廢天子。事發覺。伏誅。宣帝始親萬機。勵精爲治。練羣臣。核名實。而相總領衆職。甚稱上意。相明易經。有師法。好觀漢故事。是及便宜章奏。以爲古今異制。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。數條漢興已來。國家便宜行事。及

賢臣賈誼、鼃錯、董仲舒等所言。奏請施行之。上皆納用焉。相敕掾史案事郡國。及休告。從家還至府。輒白四方異聞。或有逆賊風雨災變。郡不上。相輒奏言之。時丙吉爲御史大夫。同心輔政。上皆重之。視事九歲。神爵二年薨。謚曰憲侯。

江統

江統字應元。陳留人也。靜默有遠志。時人爲之語曰。嶷然稀言。江應元。除山陰令。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。統深惟四夷亂華。宜杜其萌。乃作徙戎論。其辭曰。夫夷蠻戎狄。謂之四夷。四夷之中。戎狄爲甚。弱則畏服。強則侵叛。

故匈奴求守邊塞。而侯應陳其不可。單于屈膝未央。而望之議以不臣。是以有道之君。牧夷狄也。惟以待之有備。禦之有常。雖稽顙執贊。而邊城不弛固守。雖寇賊侵暴。而兵甲不加遠征。期令境內獲安。疆場不侵而已。及至周室失統。諸侯專征。戎狄乘間。得入中國。或招誘安撫。以爲己用。故申繻之禍。顛覆宗室。襄公要秦。遽興姜戎。當春秋時。義渠大荔。居秦晉之城。陸渾陰戎。處伊洛之間。鄭瞞之屬。害及濟東。侵入齊宋。陵虐邢衛。齊桓攘之。存亡繼絕。北伐山戎。以開燕路。故仲尼稱管仲之力。嘉左祚之功。逮至戰國。楚吞蠻氏。晉翦陸渾。趙武胡服。

開榆中之地。秦雄咸陽。滅義渠之等。始皇并天下。南兼百越。北走匈奴。當是時。中國無復四夷也。漢興。西都長安。及至王莽之敗。西都荒毀。建武中。以馬援領隴西太守。討叛羌。徙其餘種於關中。居馮翊河東空地。與華人雜處。數歲之後。族類蕃息。恃其肥強。又苦漢人侵之。永初之元。騎都尉王弘使西域。發調羌氐以爲行衛。於是羣羌奔駭。互相扇動。二州之戎。一時俱發。覆沒將守。屠破城邑。鄧騭之征。輿尸喪師。諸戎遂熾。至於南入蜀漢。東掠趙魏。唐突軼關。侵及河內。及遣北中軍候朱寵將五營士。於孟津距羌。十年之中。夷夏俱斃。任尚、馬賢僅

乃克之。此所以爲害深重。累年不定者。雖由禦之無方。將非其才。亦豈不以寇發心腹。害起肘腋。疚篤難療。瘡大遲愈之故哉。自此之後。餘燼不盡。小有際會。輒復侵叛。馬賢狃汰。終於覆敗。段熲臨衝。自西徂東。雍州之戎。常爲國患。漢末。關中殘滅。魏興。與蜀分隔。疆場之戎。一彼一此。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。阿貴千萬等。後因拔棄漢中。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。欲以弱寇強國。扞禦蜀虜。此蓋權宜之計。一時之勢。非萬世之利也。今者當之。已受其弊矣。夫關中土沃物豐。厥田上上。加以涇渭之流。溉其鳥鹵。鄭國白渠。灌浸相通。黍稷之饒。畝

號一鍾。百姓謠詠其殷實。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。夫戎狄志態不與華同。而因其衰弊。遷之畿服。士庶玩習。侮其輕弱。使其怨恨之氣。毒於骨髓。至於蕃育衆盛。則坐生其心。以貪悍之性。挾憤怒之情。候隙乘便。輒爲橫逆。而居封域之內。無障塞之隔。掩不備之人。收散野之積。故能爲禍滋蔓。暴害不測。此必然之勢。已驗之事也。當今之宜。宜及兵威方盛。衆事未罷。徙馮翊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內諸羌。著先零、罕开、析支之地。徙扶風、始平、京兆之氐。出還隴右。著陰平、武都之界。廩其道路之糧。令足自致。各附本種。及其舊土。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。戎晉

不雜。並得其所。上合往古即敘之義。下爲盛世永久之規。縱有猾夏之心。風塵之警。則絕遠中國。隔越山河。雖有寇暴。所害不廣。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。制羣羌之命。有征無戰。全軍獨尅也。難者曰。方今關中之禍。暴兵二載。征戍之勞。師老十萬。凶逆既戮。悔惡初附。百姓望寧息之期。若枯旱之思雨。而子方欲作役起徒。使疲瘁之衆。徒自猜之寇。以無穀之人。遷乏食之虜。恐羌戎離散。心不可一。前害未及弭。而後變復橫出矣。答曰。羌戎狡猾。擅相號署。攻城野戰。傷害牧守。連兵聚衆。載離寒暑矣。而今異類瓦解。同種土崩。老幼繫虜。丁壯降。

散禽離獸。進不能相一者。予以此等爲尙挾餘資。悔惡反善。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。將勢窮道盡。智力俱困。懼我兵誅。以至於此也。曰。無有餘力。勢窮道盡故也。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。而令其進退由己矣。夫樂其業者不易事。安其居者無遷志。方其自疑危懼。畏怖促遽。故可制以兵威。使之左右無違也。迨其死亡散離。與關中人戶爲讐。故可遐遷遠處。令其心不懷土也。且關中之人。百餘萬口。率其少多。戎狄居半。處之與遷必須口實。若有窮乏。繆粒不繼。故當傾關中之穀。以全其生。今我遷之。傳食而至。附其種族。自使相贍。而秦地之人。得其

半穀。此爲濟行者以廩糧。遺居者以積倉。寬關中之逼。去盜賊之原。除旦夕之損。建終年之益。若憚贊舉之小勞。而忘永逸之弘策。惜日月之煩苦。而遺累世之寇敵。非所謂開物成務。創業垂統。崇基拓迹。謀及子孫者也。時不能用。未及十年。而夷狄亂華。中原不守。可勝恨哉。

馬周

馬周。字賓王。博州茌平人也。天資曠邁。鄉人以其不謹細薄之。武德中。補州助教。不治事。刺史達奚恕數加誚讓。周乃去客密州。趙仁本高其才。給使入關。周留客汴。爲浚儀令崔賢所辱。乃遂感激而西去。舍新豐逆旅。主

人又不之顧。周命取酒一斗八升。獨酌而醉。至長安。舍中郎將常何家。時貞觀五年也。方詔百官極言得失。何武人。不學。周因爲條二十餘事。太宗怪而問之。何曰。此非臣所能。家客馬周教臣言也。帝即令召客。未至。遣使者四輩趨促。及謁見。與語大悅。真愛才 詔立門下省。明年拜監察御史。奉使稱職。帝以何得人。賜帛三百疋。周上疏。其略曰。臣伏見詔書。宗室功臣悉就藩國。貽厥子孫。世守其政。臣謂宗室功臣宜思所以安存之。富貴之不必世官也。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。設有不肖。襲封嗣職。正欲絕之。則子文之治猶在。正欲存之。則禡魘之惡已。

暴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。寧割恩於已亡之臣。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。適所以傷之也。臣謂宜賦以茅土。疇以戶邑。必有材行。乃隨器而授。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。所以終全其身者。良以此也。帝善其言。除侍御史。又言往貞觀初。率土荒儉。匹絹纔易斗米。而天下帖然者。百姓知陛下憂憐之。故人人自安。無謗讟也。五六年來。頻歲豐稔。匹絹至易粟十餘斛。而百姓咸怨。以爲陛下不憂憐之。何者。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。夫儉以息人。貞觀之初。陛下已躬爲之。今行之不難也。里語曰。貧不學儉。富不學奢。言其自然也。疏奏。帝稱善。擢中書舍人。周善敷

奏。機辯明銳。帝每曰。我豎不見周郎思之。侍中岑文本
曰。馬君論事。會文切理。聽之纏繩。令人忘倦。然鳶肩火
色。騰上必速。恐不能久。十八年。遷中書令。二十二年卒。
年四十八。贈幽州都督。初。帝遇周厚。周頗自負。爲御史
時。遣人以圖購宅。衆以其興書生。素無貲。皆竊笑之。他
日。白有佳宅。直二百萬。周遽以聞。帝即詔有司給直。
臣一體也
併賜奴婢什物。子載。咸亨中。爲司列少常伯。與裴
行儉分掌選事。故言吏部者。稱裴馬焉。

李德裕

官生

李德裕。字文饒。吉甫子。德裕卓犖有大節。不喜與諸生